

高尔基◎著 郝铎诚◎译

*Zai Ren Jian*

# 在人间

下

高尔基自传体小说

俄罗斯文学名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在 人 间

(下)

高尔基 / 著 郝铎诚 / 译

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我抱进去吧！”

“站住！”她像叫住一匹马似的叫住了我，同时还跺了一脚。

这下，小姑娘醒了，睁开眼琢磨了一下，冲她妈妈伸出两手，两个人走了。

别人冲我吼我已经习惯了，可是她也冲我吼却让我十分难受；其实她只要小声说一下，任何人都不会不听她的。

很快那个斜眼的胖女仆就来叫我了，那小姑娘不睡，要见我。

我很是得意地进了她家的门。小姑娘正坐在母亲的膝盖上，让妈妈脱着衣服。

“好了，”妈妈说，“他来了，怪物！”

“他不是怪物，是我的朋友。”

“是吗？好吧……我送给他一点什么东西吧，行不行？”

“行。”

“好，你先睡，我来办这件事。”

“让上帝保佑你到明天！明天见……”

“谁教给你的？是外婆？”小姑娘的妈妈惊奇地问。

“是……”

说完，小姑娘就去睡觉了。

这位母亲就用一根手指头招呼我过去。

“你想要点什么？”

我说什么也不要，只想请您借给我些书看。

她用她那温香玉软的手托起我的下巴，愉快地笑着说：

“原来你爱看书！都看过些什么书啊？”

她笑得很美。我便把看过的几部长篇小说的名字说了出来。

“那些书里有什么东西让你喜欢啊？”她把手放在桌子上，手指头轻轻地颤着。她的睫毛长长的，身上有一种花香与马汗混合的味道，说话时非常认真地望着我，让我感到很陌生：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看过我。

屋子里摆放着很多东西，浓郁的花草植物的气息从窗口飘进来，弥漫在有着钢琴和镶金边的证书框的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和我一样怯生生地望着她。

我解释说生活很乏味，只有看书才能忘掉这种乏味。

“噢，是这样。”她站起来说，“你说的不错……我可以借给你书，但是现在我没有什么书……这本行不行……”

她递给我一本黄色的有点卷边儿的小书。

“一共有四本，看完一本再看一本……”

这样，我就拿了一本美谢尔斯基公爵的《彼得堡的秘密》。显然，彼得堡的秘密比伦敦、巴黎、马德里的秘密乏味得多。倒是其中有关自由和棍棒的寓言还有些意思。

“我比你高明，因为我聪明。”自由说。

“不，我比你高明，因为我比你有力！”棍棒回答。

它们就此吵了起来。

棍棒打了自由。

自由死去了。

书中还讲到虚无主义。说虚无主义者是一种非常凶恶的人，就是一只鸡，被他们看一眼也会立刻死去。我感到虚无主义是对一个人的诅咒。但我还是相信这是一本好书，因为它是那样一位高贵而美丽的女人的书，她是不会看坏书的。

“喜欢吗？”我还书时，她这样问。

我知道如果说不喜欢，她会不高兴的。

她笑了，掀起门帘从卧室里给我拿出一本蓝色山羊皮封面的书。

“你会喜欢这本书的，就是别弄脏了就行了。”

这是一本普希金的诗集。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整个阅读过程就像突然来到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来过的无比美丽的地方，总想一下把所有的地方都跑完似的。

一个在沼泽中跋涉久了的人，突然发现前面是一块阳光灿烂的林边草地，他怎么会按捺住自己要在草地上奔跑一番的激动呐！他的脚每一次踏到那柔软的草儿都会为之喜悦的。

普希金的诗歌自然、有力，让我大吃一惊；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着散文不自然，读起来没劲儿。《鲁丝兰》诗序让我想起了外祖母的那些神话，一些句子对现实的描摹很让我惊讶：

“在那人迹罕至的小路上，  
有很多人所未见的野兽的足迹……”

我仿佛真看见了那熟悉的小路，看见了足迹和倾倒的小草，上面还挂着露珠呐！洋溢着欢乐和喜悦的诗句鼓舞了我的情绪，让我感到轻松而又愉快；我感谢诗歌，感谢文字。

普希金的诗歌我只要念上几遍就可以背下来了，睡觉前我总是要背上几段的，在甜美的诗歌的意境中睡去实在是一件最幸福不过的事了。我忍不住把这些诗念给那些兵听，他们一边听一边笑，还会善意地骂上几句。西诺夫摸着我的头说：

“写得还好吗？哈，上帝啊……”

我的兴奋状态让东家一家人看了出来。老婆子骂我：

“书呆子，鬼迷心窍了！四天没烧茶了，哪天我急了非拿擀面杖揍你不可！”

我用诗歌来反击她：

“那老态龙钟的女魔法师，  
以黑色的灵魂热爱着丑恶的事情……”

小女孩的母亲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了，她是读这样的书的人，比裁缝妻子要高明多了……

我依依不舍地把这本书还给她时，她很有信心地说：

“你一定很喜欢这本书！你知道普希金吗？”

我从一本杂志上了解了一点，但还是很想听听她的解释，就说不知道。

于是她就给我讲了一下普希金的身世及其死亡经过，然后微笑着问我：

“你知道爱上一个女人的危险吗？”

我从书本里了解了一些类似的事，知道很危险，但是它又是一件很让人愉快的事。

“危险是有的，但是大家都在爱！女人也会因此而受苦的……”

“很好，你知道！那么你就永远不能忘掉！”

她以那种看一切别的人的目光看着我。

她又问我喜欢哪些诗。

我说了一些诗歌的名字，后来挥舞着胳膊背诵了起来。她严肃地听着，在屋子里徘徊着，思索着说：

“你很可爱，小家伙，你应该去上学！我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你东家是你的亲戚吗？”

我肯定地回答了她的问題。

“噢！”她叹了一口气，仿佛是在责备我。

她给了我一本装帧精良的《贝朗瑞诗集》，那里面深沉的悲痛和奔腾的欢乐吸引着我一下就走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老乞丐》让我心中无比痛楚：

“也许是我这个讨厌的蛆虫让你们看着心烦，

踩死我也与你们毫不相干！

不用可怜，

快踩烂！

可惜你们没有教育我成为有用的蚂蚁，

没有能引导我的生命在最后的时刻走向天堂，

只能像一个老流浪汉一样，

一丝不挂地死去！

天啊，

为我报仇啊！”

而贝朗瑞《哭泣的丈夫》又让我笑得流出了眼泪。  
有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让生活快乐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每个普通人，

都能掌握……”

贝朗瑞让我心中无比欢乐，搞恶作剧、讲俏皮话的欲望不可阻挡；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我确实这样做了。我背下了他的很多诗句，常到那些当兵的那儿得意地朗诵出来。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停止了这种朗诵；因为有一回我朗诵了这样一首诗：

“一位十七岁的姑娘，  
戴什么样的帽子都很漂亮……”

刚念了两句，就引起了他们关于姑娘的下流的议论。我被激怒了，抓起一个煎锅砸向叶尔莫兴，一场混战使我彻底停止了这种朗读。

东家的活计越来越多，我忙得手脚不停。除了干女仆的、门房的、打杂的活儿以外，我还要无休无止地把细棉布钉到木板上，再把那些设计图贴上去；誊抄、校对之类的活儿就更不在话下了。我几乎成了一架不停运转的机器。

那也是个大兴土木的年代，公物私有的浪潮使东家在建筑设计上的活儿空前繁荣起来。我常常受命拿着装有二十五卢布的信封和设计图去找一个年纪很大的建筑师；他收下钱以后就会在图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还要

写上“图实相符，某亲自监督”云云。

当然他是不可能去监督了，因为他已经老得不能动了。

诸如此类的贿赂要经常进行，才能换来各种各样的证件，取得东家所说的“违法的许可证”。

我做的活儿很多，所以在他们出去串门时我被允许在门口等他们。他们一般是要到午夜时分才会回来的，我坐在门外的台阶或者木头垛上，望着那位太太家的窗户，着迷地听着从那里飘出来的欢声笑语……

军官们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她朴素而美丽的身姿也闪动在那里。

我在心中称她为皇后。

“这就是法国小说里描绘的快乐的生活！”我想。但是看到那些围着她转的军官我就感到恶心——黄蜂围着鲜花的景象让我妒火中烧。

一个瘦高的军官相对来说到她家来的比较少，他脸上有一道刀疤，身上总带着一把小提琴；他的演奏常使行人止步，整条街上的人都聚到皇后的窗户下，连我的东家也会打开窗户，听一听。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因为东家除了称赞过大教堂的司祭以外，还没有有称赞过什么人呐！而且他毕竟是一个爱馅饼远胜过爱音乐的人啊。

瘦高军官有时还唱歌、朗读；那天我正和皇后家的小姑娘在门口玩儿，突然听见皇后要求他唱个歌，他推

辞了半天以后，朗声说道：

“歌儿需要美啊，  
美却不需要歌……”

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句话；也喜欢上了那个军官。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皇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弹钢琴，那美妙的音乐使我有了一种幻觉，眼里只剩下美丽的身材、高傲的面庞和飞舞的手指……

我出神地想，要是能找到一个宝藏我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她；我要是能为她选一个好地方造一处好房子就会让她迁过去，让她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的人总是用那么恶毒、卑鄙的语言来中伤她。

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的东家一家在内，都在不怀好意地议论她，东家一家人与别人的不同只是声音小一些，说的时东瞧西看。

他们对她心怀恐惧的原因是她毕竟是大户人家的寡妇，她家墙上的那些木头框子里的证书就是沙皇赐给她丈夫家的祖先的；或者是怕她拿那镶宝石的鞭子打人吧，因为听说她已经用它打过一个什么大官了。

当然低声说出来的话，并不比高声说出来的好多少。仇视像空气一样包围着她，让我十分痛苦。

维克多说他夜里回来看见她只穿内衣坐在沙发上，那少校正跪在地上为她剪脚趾甲。

老婆子破口大骂，女主人也脸色绯红地叫了起来：

“呸，不要脸！卑鄙！”

东家则笑着，没有吭声；我很感谢他的这种表现，但还是有点担心他也参与到这种议论之中来。两个女人一边骂，一边不厌其烦地询问着关于这件事的所有细节：皇后怎么坐着，军官又是怎么跪着……维克多就添油加醋地说：

“他脸很红，舌头都伸出来了……”

我不认为剪脚趾甲有什么伤天害理的地方，而伸出舌头来纯属无稽之谈。我对维克多说：

“您又不是孩子，干嘛要往人家窗户里看呐？”

回答我的自然又是一顿臭骂。我不在乎他们，只想跑到皇后面前去像那个少校一样跪下求她赶紧搬走。

我已经知道世界上还有与这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这个大院里的生活实在是太丑陋了，卑鄙无耻笼罩着所有的一切；羸弱的士兵，模样可怜却满脑子的女人与酒；军官们和他们的妻子们则在一种用我东家的话说是“通奸”的状态下过着日子！而最让我讨厌的就是我东家一家人。他们那种以指责别人的不是为乐的快乐是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的，这好像是对他们自己的乏味的生活的报复。

每当他们用无耻的语言来谈论我的皇后时，愤怒就会在我心中奔腾咆哮，弄得我的心隐隐作痛；我真想不顾一切地大闹一场！

其实我所知道的关于皇后的事比他们知道的要多得多，我很怕他们知道了我心中的秘密。

每到节日的早晨，我东家一家人就要到教堂去，我就跑到皇后家，坐在她床前的圈椅里，那个小女孩就坐到我的膝上，她们一起听我讲从这里借走的书里的故事。

她躺在一张大床上，双手合十压在脸颊之下，身上盖着一条金黄色的被子，一条大辫子从脑袋后面顺过来，搭在眼睛前面。

她一边听一边温柔地望着我，带着一种几乎看不见的笑容说：

“是吗？”

这是皇后才会有的笑容啊！

她的声音总是很低沉，那话外之音我以为都是一句话：

“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比任何人都更优秀、更纯洁；我不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有时候我到她那里时正碰见她在梳头发，长发垂下来盖住了她的后背，一直垂到地板上，就像我外祖母的一样。

她在镜子里的形象是裸露的，皮肤发黑，乳房很结实——她从来不避讳我，这使我更感到她是纯洁美丽的了。她身上总有一种鲜花的气息，这种气息使外人不能对她有丝毫邪念。

这时候我已经洞悉了男女之间的秘密，尽管别人在

我面前讲起这样的事情时总是带着一种极其肮脏下流的神色，但我心中的美好的纯洁的爱情还是要归于皇后的；我不能想象她会被男人抱在怀里，任何人也不能成为她的肉体的主人的！她一定会有另外的高尚的爱情的！

但是这一天，我走到她的门外时，突然听见我心爱的这个女人的响亮的笑声，一个男人哀求着说：

“请等一等……上帝啊！我真不敢相信……”

我想走，却又没有走……

“是你吗？来吧……”她说。

满屋子鲜花的气息和拉紧窗帘的黑暗都让人喘不上气来。皇后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脖子下面；那个拉小提琴的军官敞着怀坐在她的床边，他胸口上居然也有一道深深的刀疤，即使在黑暗中也还是那么明显。他的头发很乱，脸上竟然有了我从未见到过的笑容！

“这是我的朋友。”皇后说。不知道是对他还是对我说的。

“看把你吓的……来……”她的声音仿佛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我机械地挪动脚步，她伸出滚烫的、赤裸的胳膊拉住我：

“长大了你也会有同样的幸福的……”

我把书还了，又从书架上拿了一本，走了。好像是在梦中。

我心中的什么东西碎了！我无法想象她或者是那个

军官也会像别的人那样恋爱……他们的爱情一定是十分纯洁美好的，那军官的小提琴拉的那么好，朗诵的诗歌是那么激昂……

当然我这样寻找借口只能说明这件事在我心中引起的动荡不安的感觉是多么强烈；我失去了内心中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我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

我随便找了个原因大闹起来……

后来我去还书，她说：

“听说你闹得很厉害！真没想到你会这样……”

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就说了我的苦恼，说了人家关于她的坏话让我感到的屈辱……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严肃地听着，后来又轻轻地笑了：

“好，不说了，我都知道……你越是少注意那些卑鄙的东西对你越有好处……而且你的手没洗干净啊……”

唉，她越是这样说，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善于生活的人别人就会嫉妒他；不善于生活的人，别人又看不起他。”她沉思着说。

“你爱我吗？”她搂住我问。

“爱。”

“很爱？”

“很爱。”

“为什么？”

“不知道。”

“谢谢。我喜欢别人爱我，你真好……”

她叹了口气，欲言又止地松开了我。

“以后你多来我家吧，什么时候都行，只要你愿意……”

这样我就趁东家一家人午休时跑到她那里去，呆上一个甚至是两个小时。

“首先要了解俄国的生活，要读俄国的书。”她一边用粉红色的手指把发针插进芬芳的头发里一边这样说。

她说出一连串俄国作家的名字，然后问：

“记住了吗？”

她常常沉思着说：

“你该上学啊……我总是把这件事忘了，上帝啊！”

我在她家呆上那么一会儿，拿着新书跑回来，仿佛沐浴了什么一般浑身上下都十分清爽。

我读了阿克萨科夫的《家庭记事》、麦尔尼克夫的《在树林中》、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以及格列宾卡、索洛吉布、魏涅维季夫……等等的诗歌和小说。这些书冲洗了我的灵魂，压制了痛苦的现实对我的打击。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好书！

我有了一种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孤单；我肯定会有路可走的。

外祖母来的时候，我兴奋地讲起了皇后的事。她撮了一撮鼻烟，高兴地说：

“还是好人多！”

一次她提议说：

“我是不是该去到她那儿道声谢啊？”

“不……不用了。”

“那好吧……上帝啊，上帝啊，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真想永远活下去啊！”

皇后想把我送到学校去，但她没办成。一件可恶的事又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的眼睛肿了，肿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把我送到了医院里，开了刀，眼睛蒙上了沙布；我沉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再也没有什么比失去双眼更可怕的了，你将失去十分之九的世界。

三一节这天，我因为处在病人的状态，所以可以不干什么了。我到各家各户转了转，除了一向严谨的邱弗亚耶夫以外别人都喝醉了。叶尔莫兴用一根木头砸在了西诺夫的头上，西诺夫倒在了地上；吓得叶尔莫兴跑了。

一院子的人都围了上来，说西诺夫死了，快去叫警察来吧；但就是没有谁真正去叫。

洗衣女工娜塔丽雅来了，她穿着一身崭新的雪青色的连衣裙，包着白色的头巾，气冲冲地说：

“你们这些混蛋，他还活着呐！去，拿水来……”

别人就说：

“算了，又不关你的事……”

“我说，拿水来！”

她大叫着，好像是着了火。她迅速把自己的连衣裙卷到膝盖上，把衬裙拉平，把那当兵的脑袋放在了自己的膝盖上。

等我提来水时，围观的人已经走散了；她的眼睛里